

经手各款归买主与眉翁料理，伍姓一概不管，若能如此，则争讼各事皆可冰消。如何之处，乞电示，因秋舫欲早日旋粤也。

沈总办电请准控威金生一节，今奉宪台训示，勿做原告，以免权在洋官，极与万国公法相符。□办法有分钱、刑两司，若控之于钱司，则可牵涉租事；惟控之于刑司，则不能提及租事，但有威金生派洋人来局胡闹之据，则可科罚矣。事后中西人皆云，此次洋人被我局人驱逐出去，本局已沾面子，可以无庸再行追究。现在当遵钧谕，不生枝节矣。寄下华文信稿，已与洋文核对，查有数处与洋文未合。猷已将洋文改正，交总船主印刻转饬各船主遵照矣。乞纾廑注。

专此稟复，敬请勋安。

陈猷谨稟。八月二十三日。

275 谢家福致盛宣怀函

光绪十七年八月二十五日(1891. 9. 27)

补楼主人阁下：奉八月十八日手示并相札一件、公牍三件、帐一册、刻册一件，并移屿翁传述口语，谨悉一一。此事于八月朔接到第一次电示后，即以眉翁去而来者不可，知为公三十万股本虑。特念以身殉财者为天下之愚人，以身殉良友之财者虽愚人亦不为。炊于家人之琐语，尚嫌其烦，故于二月望移住此间，然自仲泉到后稍稍顾问。肝阳之时升时降，已四月矣。电堂之事尚大半废阁，而欲前赴上海会办船局，无论知愚贤不肖凡见炊之情形者，皆知其万万不能矣。所奇者，屿翁自苏趋轶，其临别之时即不能送出房门以外，而不为执事一言之，真是离奇。惟念合肥于生意之事究竟隔膜，如竟贸然再派一官到局，则真糜烂矣。苟能以此身作一宕笔，使公措手得及，于此两月中赶紧举一商总，则在炊为不费之惠，而于大局不无所裨。故于八月初三、四日两告病状后，即以商总之说进，所谓一国三公者，虑其虽有十金之商总不肯为局中用，故以是

为戒，并声明必须买办出身之商总矣。乃公犹不悟。若谓炊因权不归一而不去，而谓权已独握矣；若谓炊能为商总，而许其公举矣。电报不可议事，越议越夹，良然。兹将一切实情列入第一号禀函，请阅便悉。要而言之，此缺要者不知几许人，然皆欲得会办，并非欲商总也。商总一席，只有此时之徐雨之可以胜任，我公亦罩得住；其余非不能胜任，即罩不住。从前之徐雨之、现在之唐景星，均罩不住也。无论商总，无论会办，无论雨之来与不来，炊实不能与闻，非高蹈也，非做声价也。狐死在丘首，死要死在家里，亦人情所应有也。

公所望于炊者，犹是十四年分以前厚意，不知炊现在情形，稍一动即大病旬月。上年至吴江一行，病倒两月，且吐血；今春到吴江五日，亦病倒月余，且吐血，然不过会三四客、走一条巷而已矣。清夜转辗，拼此病躯，姑作两月之游，以全大局与朋情，亦无憾矣。如不能到两月之久，病即加重，并此床上不能写字，则委而去之，似亦无歉于心矣。若望一出而病可稍瘳，则前年冬、去年春、今年春均曾作数十里之游，无一次不病作而返，夫固屡试屡验而无可冀幸矣。念此事重大，公苟有法可想，务速乘此两月之中，赶举贤才；倘到其间，炊既病重，或未及两月即行病重，则势不得不病乞休，来者仍是官样文章，岂非炊白费此两月之行乎！于公事何益，于私计何益，故不能不激切言之也。届时不别而行，勿讶不近人情。此时合先陈明，免致为好成隙，以全交谊，甚幸！

示尾所及赈务及另牍备赈一事，炊实因自己之性命不在意中，故他人之性命亦只好度外置之矣，乞谅下情，专嘱严、施诸公为祷。

炊此行仅奉真容一顶、衣包一个、友仆各一人，故束装甚易，九月初准可动身，十月底亦准须回苏也。手上，祇叩台安，诸惟亮鉴。

□炊叩上。

八月廿五附轮字一号

再启者：孙屿翁传述面谕，可在商局位置一席，辱在同袍，代为感激。惟屿翁历年奔走，舍己芸人，寒士生涯，难久家食，既蒙俯与位置，可否早发德音，至祷，至恳！

炊于此代办两月之中，循到任未及三月、不加考语之例，已在局者不著可否，未入局者，虽实在人地相需，亦不为汲引，庶免为将来商总或会办如扫落叶也。自初三日起，荐人者、自荐者已纷纷而至，不知又要得罪几许亲友，我公可为会寻开心矣。屿函一件附上。再叩近安。

炊叩首

八月廿五日

276 谢家福致盛宣怀函

光绪十七年八月二十五日(1891. 9. 27)到 上海

敬禀者：窃于八月二十四日奉到督办大人行知并中堂委札一件，飭回商局暂代马道台。又先后奉到钧电，催令力疾到沪，并八月初三日电开：“如不愿办商务，亦宜事定再辞”；八月初五日电开：“住商局左近，每日严、唐、陈等到寓商办”；八月二十三日电开：“所约四款，均可允准”；各等因。除于九月初旬扶病到沪外，谨将此局必须公举商总、不宜添委会办，及职董自量才力万难久代、并权代两月中应行酌定事宜，为钧台详陈之。

职董于光绪十二年辞差之时，马道台居会同督办之名，而实兼商总；沈道台循会同督办之分，以稽察商务。职董所上说帖，故有“以官督官”之语，私冀另举商总，庶不患无可箝制，亦不患商情隔膜。故奉身而退，腾出一席以为商总地，而宪台不察也。细读船局所刻章程八条、局规十四条，在沪众商推为切理履心者第一条，即称办事商董须先选定，诚以官商两途不能合并：官样足，则商人离；官气少，则商情洽。就其浅者言之，自罢商总之名，各局买办有称总办者矣，各船买办有称管带者矣，客商皆传为笑谈，群相侧目，官